

主编:文天心  
责编:曹晖  
执编/版式:毕诗春  
美编:倪海莲  
投稿邮箱  
hjrbbbsc@163.com



# 徜徉在丁香绽放的城市

□ 初露

哈尔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——松花江太阳岛风光旖旎,冰雪大世界琼楼玉宇,春夏秋冬色彩魔术般变化,欧陆风情建筑别具风情。但我以为,哈尔滨最美的季节还是五月的丁香季。此时的哈尔滨,不但可以感受视觉的冲击,还有可以体会嗅觉的刺激;不但有适宜的温度,还有清新的空气;不但有愉悦的心境,还有丰富的涵意。

进入五月,哈尔滨魔幻般地淹没在花海里。先是连翘、樱花、桃红、稠李们的闪亮登场,紧接着就是满城丁香绽放,顷刻间便把整个城市占据,没有任何商量余地,让人措手不及,浓郁的花香弥漫了空气,灌醉了呼吸。尽管特殊时期都佩戴着口罩,但浓郁的芬芳轻松地穿透了几层薄布,沁入肺腑将整个身心荡涤。

那一棵棵、一丛丛、一片片紫色、白色的丁香花点缀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公园楼群,把“东方小巴黎”打扮得清新俊逸浪漫亮丽。举起相机随手可拍美景,落下画笔能引蜂蝶嬉戏,诗人作家触景生情随即出口成章,乐人歌者灵感迸发谱出优美旋律。盛花期间,关于丁香的各类文艺作品蜂拥云集,多形式、多手法、多视角、多维度地表现丁香之美,诠释了丁香品格精神,表达丁香的个性寓意。

哈尔滨群力新区丁香公园乃赏花不二之地。整个公园挤满了丁香,从高空俯瞰,是紫白相间连成片聚成团的彩色漩涡、涟漪。在花径中徜徉,就是陶冶灵魂放飞思绪,就是与美同行闪耀自己。多少人把丁香与自己定格在一起,多少人把丁香作为痴痴的梦呓,多少人把丁香作为爱的信物,多少人把丁香作为美好的信喻。



哈尔滨香坊公园里的丁香花。

2020年5月10日上午,我与妻在丁香公园发现了感人的一幕:一条长龙似的小电动车队在公园内的主路上自由行驶,从我们身边经过,驾车的人们显得非常开心,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从每辆车上放着一双拐杖看,这些驾车人都是残障人员。眼前这温馨的画面使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虽然允许电动车进入公园是一件小事,但它体现的是丁香公园管理的人性化和对残障人员的充分尊重。特别是在公园出入管控十分严格的疫情期间,能够专门为残障人员提供一条可以驾车进入的绿色通道,着实令人心暖。这应该是哈尔滨丁香画卷中更为感人更为精彩的浓重一笔。

丁香的美不只是它的外在和迷人香气,还有它的内在涵意,古今中外关于丁香的意象有着一定距离。在古典诗词中,丁香象征的是“高洁、幽怨、美丽”。李商隐的“芭蕉不展丁香结,同向东风各自愁”很有代表意义。而在西方,丁香则象征“纯真无邪、初恋和谦逊”之意。

勤奋、谦逊和爱情是我国现代人赋予丁香的寓意。戴望舒的诗歌《雨巷》和近年传唱的《丁香花》歌曲,都是丁香的记忆和痕迹。我说,勇敢和吃苦耐劳是丁香的品格,因为它是冷热空气反复交替的时候最早开放的花朵之一,如果没有耐力毅力绝不会花开茂盛芳香扑鼻。丁香之所以能够成为哈尔滨的市花,应该主要取其勤奋和谦逊的寓意,这也应该是哈尔滨人共同坚守的一块精神园地。从丁香的美丽和芬芳中,还折射出了哈尔滨的城市发展理念、生态建设丰硕成果及哈尔滨人的勤劳与智慧。

哈尔滨群力湿地公园就在我家对面,小区内栽种了成片的丁香,东门前的丽江路中间隔离带也是茂密的丁香花树。从我家去了丁香公园必经体育公园,2.6公里的距离之内就有三座大型公园,足以说明哈尔滨生态建设的大力度、大气魄。入夏之后,湿地公园便生机盎然。芦苇若翡翠在水泽里随风摇曳,白云如锦絮在蓝天中自由飘逸,野花似锦绣在蒹葭旁集结簇拥,蛙鼓鸟鸣为偶尔惊飞的野鸭鸳鸯伴奏,好一幅和谐灵动的自然画卷。春、夏、秋、冬,我

大多愿意开着窗子入睡,清风花香穿堂而过,心旷神怡分外宜人,远比开着空调惬意得多。早晨,布谷取代了雄鸡唤我起床,入夜,枕着蛙鸣进入梦乡——能够在近似于原生态的小环境、小气候里尽情地深呼吸,感受着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,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和偏得,每日必游湿地也已成为自己的习惯。

钢筋水泥的森林并非现代城市的标志,高楼大厦就是发达的理念也早已过时,城市与花草树木共同生长才更有灵魂和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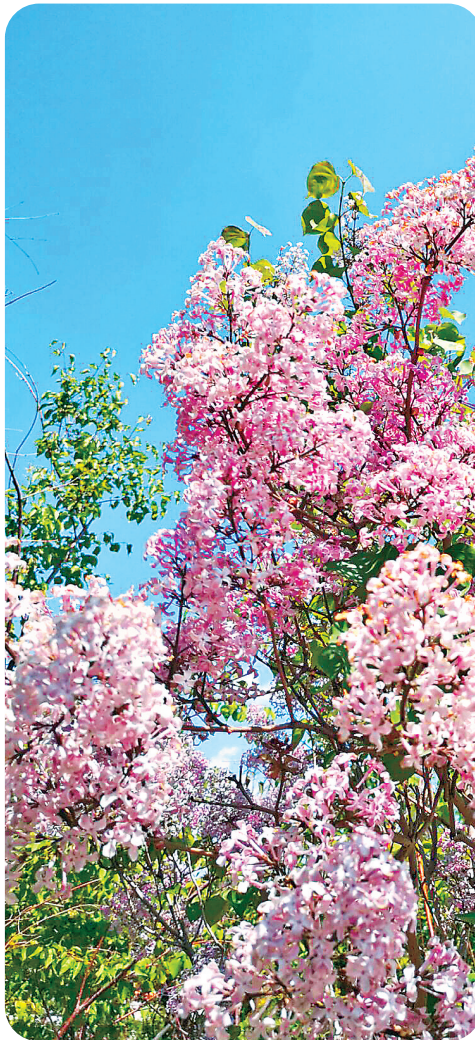
就哈尔滨生态建设而言,不论从数量面积、档次质量、内涵品位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,满城丁香的恢宏壮观,绝对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美丽风景线。

丁香已与哈尔滨融为一体,丁香是哈尔滨永恒的话题,丁香是哈尔滨的诗情画意美妙乐曲,丁香是哈尔滨这块热土上不断繁茂的生命奇迹。

春色满园关不住,丁香年年为谁开,开放在北疆蓝天下,开放在冰城人的美丽心田。



丁香公园一角的丁香花。



霁虹桥旁绿地中的丁香花。



哈尔滨火车站前绿地中的丁香花。

## 夏日话古榆

□ 关治平



霁虹桥旁绿地中的榆树。

北方的榆树很多,随处都可以看到,因为气候和地理位置的原因,榆树属于本地耐寒的树种,很适合在北方生长。榆树的生存能力很强,每年春天的榆树钱儿(种籽)又称榆钱,会随风飘洒得到处都是,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水,就会生长出很多小榆树。榆树本来是高大的乔木,江边、寺庙、老村屯、地头都生长有高大的榆树,现在城市中专门将榆树种成绿篱,一丛丛的组成树墙,修剪出许多形来装点着人居环境。为了让榆树更加美观,目前有人将榆树与柳树嫁接起来成了垂榆,树干不高树枝向下生长,形成了老干虬龙苍劲,树枝专门逆向生长,成为非常好看的景观树种。这种改良榆树的方法古人早已经尝试过,北京故宫、颐和园里也有这样的观赏树,只是不知道种植的年代而已。

榆树从冬眠中醒来得很晚,仿佛对天气转暖迟迟没有反应,待榆树枝头含苞之时,先长出的不是树叶,而是生出无数个榆钱,这是榆树传承接代的种子。别的树都在忙着长叶子,不断地丰满着树型,定出那宽大的树冠来争抢阳光,榆树不紧不慢地先长榆钱,待榆树钱儿不断地成熟落尽之后,再慢慢地长出叶子,如果举行一个树的春季选美赛,榆树肯定是输定了。

榆树的树叶繁茂之后不久,天气炎热时榆树高大的树冠,可以遮风避雨,撑起一片阴凉,为土地小草遮挡着炎炎的暑气。待秋风吹来,植物的叶子都开始发黄、枯萎、脱落。这时树也是最美的,枫叶经霜之后会染成红色,桦树叶子片片浅黄,秋日阳光下夺目耀眼,在白色树干的陪衬之下,色彩格外地抢眼。再看榆树,叶子枯黄,一副败象,随着那凛冽的秋风飘舞落下。而这时柳树的叶子仍是一片墨绿,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,生机勃勃。相形之下榆树显得苍老和普通,渐渐地会淡出人们的视线。

回顾人类发展史,古人从森林和水边走来,树木伴随在人的生活之中,高大笔直的树木成为有用的木材,人们生活中处处用得上。在东北说起木材如果论质地好,又适合加工,数第一的当属于松木,还有一些硬度大而且结构密实的楸子、水曲柳等,谁也不想不到榆木。再看周围的榆树弯弯曲曲的,身躯中能出多少有用之材?百姓们都把这榆木尽长疙瘩不好加工,木匠认为奇形怪状的不好用。

其实榆木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,当年的《宁安县志》载“本地榆类甚多,皆美材。刺榆、花榆尤佳。刺榆大者中为车轴,一名轴榆,《唐风》所谓山有枢者此也。花榆理细,宜为几案。凡榆髓中处,花纹尤盛,可饰器用,人多珍之。凡小者,多作杖柴,每年约出一万车,销于各地。”这里所说“榆髓中处,花纹尤盛”指的就是榆木疙瘩,外形虽不好看,可这所谓的丑中蕴含着大美,榆树的纹理别具一格,而且不可多得,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如此花纹丰富的木材了。

正是榆树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树种,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它的美。榆树是本地树种,适应性非常好,耐寒、耐旱、抗病虫害,对生长的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,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树,只要没人去伤害它都可以长成参天大树。随着岁月的更迭,生物界的自生自灭,老枝不断地被新生的嫩芽所代替。在这大自然不断地进程中,只有那些老榆树跨过朝代年岁,不管人世间的轮回与代谢如何,风采依旧。但老树毕竟是老了,也只能与新枝叶一道迈着缓慢的脚步前行。

盛夏之时,古榆树参天,树冠遮天蔽日,留给人们一片绿荫。观百年老树,枝干虬龙苍劲,互相交错,如游龙,如蟒蛇,树皮上满是皴裂褶皱,饱经沧桑的洗礼,年年风霜雨雪留下的道道裂痕,处处都显得古朴苍凉,树愈老龟裂的树皮愈粗糙,更能展示岁月的年轮,这就是榆树的风采。

古人早就知道榆树的叶子和种子可以食用,相传榆树名字的来历是仙女喜食草木,“一日食一树叶,酣卧不欲觉,殊愉快,因其名曰‘榆’。后人改心从木,即今日之榆树也。”(《中国神话传说词典·榆树》)榆树之名的来历有食后愉悦含义,今人也知道其有食用之功效。广泛地种榆,可以保护水土防止流失,大江大河边的大堤上不仅有柳树,还有几百年的古榆,同样在护卫大堤的安全,多大的洪水冲刷,有了榆树根的保护,堤坝会屹立于江边,护卫着身后的房屋或田地。所以有人说老榆树聚天地之灵气,传古今之美德,虽然无语仍受人景仰。

与日月共生,与黑土地共存,与时代同行,不管时局、人类有何种变化,仍以护卫故土为己任,这就是榆树的风采。这种风采来自久远,早在清代的宁古塔大地上就有多处以榆树命名的地方。著名的海兰河就发源于五常的海兰窝棚,还有海兰江、孤榆树等地名,海兰、海浪等名字,都是满语——榆树的转译之音,窝棚就是大森林之意,如果专门用榆树来命名一个大的森林,说明这里的榆树何其多。

本版图片均由毕诗春摄



龙头新闻APP  
更多内容请关注